

社会信息福利及其实现途径*

王 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300071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福利的内涵有着深远影响。在广泛综述关于社会福利、信息福利社会、信息贫困与数字鸿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信息福利的概念,分析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作用与基本构成,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及案例分析,指出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非制度途径与制度途径两大部分,其中前者主要满足人们的基本信息需要,而后者则能够满足人们较高层次的生存、发展及精神享受的信息需要。

〔关键词〕社会信息福利 公共信息需要 政府信息公开

〔分类号〕F061.4

Social Information Welfare and Its Realization

Wang Fa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having deep influenc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welfare. On the basis of wide reviews on social welfare, information welfare society,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digital divide,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concept of "social information welfare" and analyzes its content, functions and composition. At the end,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ocial information welfare is realized mainly through institutional and non-institutional ways, and the former meets public basic information needs while the latter meets public senior information needs in living, development and happiness.

〔Keywords〕social information welfare public information needs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人类福利水平的增加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社会福利的充分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资源的开发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福利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一些更崇尚低福利供给、高市场竞争的社会,比如美国,也对社会信息福利给予了高度重视。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政府信息资源免费进入公共领域范围最广的国家^[1],拥有成熟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一个社会的信息福利表现在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改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以1991年到2000年左右的美国“新经济”时期最为显著。但是,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信息贫困、数字鸿沟问题也比较严重,弱势群体在信息获取与利用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又反过来拉大了人们在教育、经济、精神与文化方面的福利差距。在联合国的倡导下,世界各国

对于数字鸿沟与信息贫困给予了高度重视,也有些国家提出了构建信息福利社会的倡议。

信息供给作为一种社会福利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由于信息福利不像经济福利与其他社会福利那样与人们的基本生存直接相关,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要讨论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构成及其实现途径。

2 社会信息福利概念发展的理论回溯

2.1 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

福利是人类需要得到满足的状态,既包含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包含心理与精神上的幸福感。经济学家庇古(A. C. Pigou)认为,个人的福利因自己的满足而产生,这种满足可能是因为财物的占有,也可能因其他方面(如知识、情感、欲望)而产生^[2]。福利可以分为经济福利与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从狭义来看,主要是一种社会保障的制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信息公开的激励与公平:绩效测评与档案伦理”(项目编号:05CTQ007)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09-02-25 修回日期:2009-05-13 本文起止页码:30-34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度安排,指通过政府政策干预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从而满足人们社会、经济、教育和医疗的需要,实现社会公正;而从广义来看,除了指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外,还指人类社会的幸福状态,它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标准,也可以从社会成员主观心理的角度来进行衡量。在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之外,人们对于爱、尊重与自我实现也有更多的需要。因此,社会福利除了体现为货币和实物形式之外,还应包括对社会成员的情感、精神以及发展提供救助。

对于精神福利的关注已不仅停留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进入了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的因素,也包括人均寿命、卫生、教育与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3]。胡象明认为广义的社会福利包括政治福利与经济福利(2002),公共政策的制定除了考虑公共经济产品之外,还应考虑公共政治产品和公共文化产品的建设。所谓公共政治产品包括优良的政治制度、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强大的公共治安和国家安全能力,而公共文化产品则包括健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节目等^[4]。

2.2 与社会信息福利相关的研究

在信息社会,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社会福利,都与信息的接受和利用密不可分。关于信息福利的研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学科领域:

一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交易中信息状态改变对交易双方福利的影响,集中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可以粗略地分为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分别对参与人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共信息的福利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私人或代理人的福利影响,二是对社会的福利影响,两者常常相互矛盾。Jin与Tonge(2002)的研究表明,在特定产业,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对于公司利润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相互冲突的。政府过早地提供需求信息可能会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会降低公司的利润^[5]。在一些高度敏感的市场中,公共信息的某些属性使它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成为双刃剑。代理人对于公共信息过度反应,使得一些未经认证的新闻或错误报道可能引起巨大损害。如果信息提供者预期到这种效果,就会降低公共信号的精确性,从而使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不再相互替代,而是聚合^[6]。

二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关于信息的社会福利作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充当信息

桥”的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在组织交流或人际交流中,弱关系是有力的,因为它可以充当信息传递的桥梁^[7]。通过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人们扩大社会交往,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的福利。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假设,即信息传递对于个人或组织扩大社会联系、获取社会福利资源是重要的。

三是关于信息福利社会与信息福利国家的研究主要指在信息社会中,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及其基础设施本身作为社会福利的形式对公民的福利水平发挥作用。

最早明确提出的信息福利概念包含在“信息福利社会”的概念之中。MIT出版社出版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项目的视点与政策设计》(1997)一书中包括Annemarie Munk Rasmussen题为“信息福利社会:丹麦政府为信息时代所做准备的评估”的章节^[8],明确地提出了信息福利社会的说法。Vigdís Finnbogadóttir女士(1998)在国际信息伦理学会议的闭幕词中,提到了在大学之间建立免费的信息交换系统的可能性,并且指出“我们需要考虑建立一个信息福利国家,或者将信息融入福利国家哲学的可能性”^[9]。她所指的信息福利国家实际上是指在一个国家中可以免费获得的信息服务系统或制度。Floridi L(1999)指出提高信息福利需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在信息圈中扩大信息数量、提高信息质量、丰富信息种类^[10]。

在信息化发展最快的阶段,一些研究将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讨论由于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以丹麦、芬兰等福利国家居多。《虚拟威胁、信息福利与关键设施的保护:保卫美国本土》(Anthony & Cordesman, 2001)一书认为美国正处于信息福利之中,这里所说的信息福利主要指美国在计算机、电子数据存贮与转换以及与通讯网络的高度整合中处于领先地位及其所带来的便利^[11]。Castells与Hämäläinen(2002)研究了芬兰模式。芬兰是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相结合的典范,被称之为芬兰模式。诺基亚与Linux是芬兰信息产业的支柱。芬兰模式的特点是它尽力将技术、经济成功地与社会公平与正义联系在一起。对芬兰模式的研究表明芬兰创造了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之间的“良性循环”:成功的信息社会给予福利国家以持续不断的财政支持,反过来福利国家又为信息社会的持续成功造就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12]。

四是社会福利意义上的信息福利研究。此类研究大多蕴含于数字鸿沟、信息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因

为信息福利与信息贫困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明确针对信息福利的研究远不如关于信息贫困的研究那样常见,这可能与福利概念的广泛含义以及对福利制度的争议性看法有关。近年来关于信息贫困与信息鸿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际电信联盟 (ITU, 2002)指出:“数字鸿沟可以理解为,由于贫困、教育设施中缺乏现代化技术以及文盲而形成的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存在的^[13]”。经合组织 (OECD)认为,数字鸿沟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之间在获得信息通信技术的^[14]。Johannes J. Britz (2004)从伦理学的角度,将信息贫困界定为:个人或团体在给定条件下,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或物质条件来有效获取、正确理解与应用信息的状态。其特征为重要信息的匮乏与信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15]。针对全球信息贫困与数字鸿沟问题,联合国曾经声明:“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人对基础通信与信息服务的广泛接入,以帮助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建立有效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我们特别关心用于弥补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之间鸿沟的资金需求^[16]”。

关于数字鸿沟与信息贫困的研究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福利思想,但明确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文献很少。韩国教授金文朝与金锺吉提出了信息福利权的概念,认为信息福利权主要包括信息接入权、信息利用权与信息接受权三个方面的内容:“努力消除由数字鸿沟造成的新不平等背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个信息基础上的福利社会。……在信息时代,社会的全体成员应该被保证具有平等的权利去接入信息、获得有用信息并且自主地享受信息。换言之,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作为公民权,国民应该被保障具有接入信息媒体的权利、接受信息服务的权利、信息的利用权利以及信息福利的权利。”^[17]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信息供给的丰富程度与被社会公民接受和利用的程度作为社会福利度量的含义日益明确,提出社会信息福利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代社会由信息供给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增加,方便人们考察此类福利在各国的分布不均状况。这个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它比信息贫困或数字鸿沟概念具有更多的建设性和能动性,将会成为信息社会与社会福利两大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创新。

3 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与概念模型

3.1 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

从福利的基本含义出发,社会信息福利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加以界定:

从广义上来讲,社会信息福利是指社会中的公民或组织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产品、信息服务及其所带来的物质收益与精神愉悦。广义的社会信息福利来源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改进,其具体的提供渠道包括公共部门、市场、家庭和个人。其获取方式包括有偿获取和无偿获取两种。

从中义上讲,社会信息福利是指公共或非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公益性机构、企业)以公益性服务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不包括从市场获得的信息福利。中义的社会信息福利主要包括:政府将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向社会提供,以保证公民能够平等地接入、利用和接受到相关的信息服务;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公益性信息服务;企业以公益方式向社会提供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中义层次的社会信息福利^[18]以^[19]免费获取为原则,包括基本的成本补偿收费方式。

从狭义上讲,社会信息福利即指政府的社会信息福利保障制度,主要是政府通过社会再分配方式,为“社会信息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的信息服务保障和救济。狭义的信息福利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信息权利,使得公民能够通过利用最低限度的信息资源获得基本的生存、发展与精神愉悦的机会,其最明显的标志是最低社会信息服务保障线。狭义的社会信息福利以^[20]完全免费为原则。

3.2 社会信息福利的理论模型

在广义的社会信息福利的理论框架中,共有三个核心概念以及一系列属性特征,这三个核心概念是:社会信息福利、社会信息福利的提供者与社会信息福利的接受者。由于社会信息福利所涵盖的内容比较复杂,根据前文所做的文献综述,借鉴信息化水平度量等相关理论的分析视角,将三个概念间的关系用模型进行描述,见图1。由于图1状如卡车,本文将之称为社会信息福利理论的“卡车”模型。

图1抽象描述了社会信息福利从提供者到接受者之间基本的实现过程。关于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属性特征需要从八个方面来分析,包括四个内容特征与四个形式特征。社会信息福利的传递形式包括其技术形

式与经济形式。社会信息福利的提供者范围广泛,而部分社会信息福利的接受者同时也是社会信息福利的提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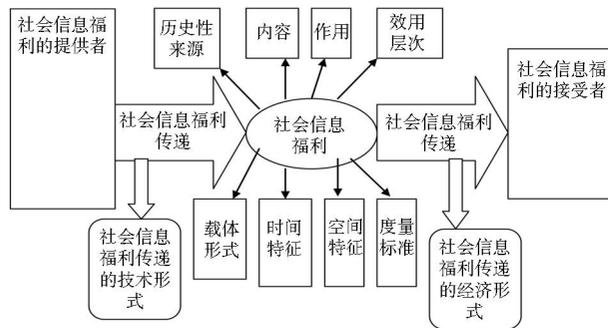


图 1 社会信息福利理论的“卡车”模型

3.3 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属性分析

要想充分把握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含义,需要从它的历史性来源、作用、内容、效用层次、载体形式、时间特征、空间特征以及测度属性来考虑。一些属性如载体形式、时间特征、空间特征与信息产品或服务的基本特征相重合,而其历史性来源、作用与信息技术革命以及人类精神福利的增加有关。

根据提供者的不同性质以及接受者不同的信息需求,可以把社会信息福利分为:情感信息福利、经济信息福利、教育信息福利、科技信息福利、卫生信息福利、文化信息福利与政治信息福利。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些信息福利满足了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

受接受者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信息技能等因素的影响,接受者所接受的信息福利,具有不同的效用层次,包括:可能得到的信息、可以接入的信息、可以获取的信息、可以理解并利用的信息。可能得到的信息指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信息与知识资源,它既包括可以接入的信息,也包括由于一些原因暂时不可接入但将来可能会接入的信息,比如尚未解密的政府信息或者价格过高的教育信息。可以接入的信息意味着在法律和技术上均已经不存在障碍,这个层次的信息已经具有了福利特征。可以获取的信息意味着接受者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信息检索能力,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可以理解的信息意味着在所有相关的信息中,接受者具备了语言、时间和知识准备来充分理解所获取的信息。可以利用的信息指接受者真正利用或储备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并取得回报的信息。

从提供者到接受者,不同效用层次的信息福利其信息内容不断减少,所蕴含的福利价值量却不断增加。从提供者的角度来讲,可以接入的信息就是信息福利。

但是对于接受者而言,只有运用了相关信息并获得回报的才是福利。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从提供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

4 广义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

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包括非制度途径与制度途径。所谓非制度途径主要指从家庭与社会关系获得的信息保障,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而制度途径主要指政府通过建立相应的信息福利法规、进行转移支付与收入再分配、投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资源建设等方式,保障公民的信息福利权利,为信息弱势群体提供救助。制度性途径具有普及面广、稳定性强、保障力度大等优点。两种途径在功能上有所不同,两者互为补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性信息福利保障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1 社会信息福利保障的非制度途径

在人的基本安全感与幸福感中,来自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失去了这一层信息保障,人们就会感到孤独与抑郁,甚至影响身体健康。一些老弱病残者和儿童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因此更加依赖于家庭信息传递。专家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号传递,对维护心血管功能有益。研究发现,患有冠心病及高血压病症的老人,单独生活者再次发病的概率是有同伴患者的 2 倍^[18]。上海已经出现了专为老人提供谈心服务的“聊天护士”^[19]。

在传统的社会交流网络中,除核心家庭之外,社会关系(指各种亲戚网络与邻里关系)是人们最为普遍的信息交流途径。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关系”信息交流的不断强化,具有传统社会相对保守、不够开放的特点,不利于人们拓展自己的“弱关系”,从而获得更多有益的信息和发展机会。在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交流网络里,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已有较大的改善。

4.2 社会信息福利保障的制度途径

制度性供给途径为公民提供更为正式、更为普遍、层次更高的社会信息福利保障,包括公共性供给与市场供给两种途径。

4.2.1 公共领域的信息福利供给

公共领域的信息福利首先表现为公民对于公共信息资源的平等接入,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两种形式。

政府是社会信息资源最大的生产者、采集者和拥有者,政府信息公开将大大提高公共领域信息资源的

种类与数量,从而增加公民可获取的信息资源。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信息公开法律规定公民可以免费或以成本价格获取政府信息,这对于提高公民的信息福利水平有重要的意义。

由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社会信息福利规模较小,但形式多样。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档案机构是由政府主导的重要公益性非营利信息机构,在为公民提供信息知识、记载历史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公民信息福利保障的重要来源。

4.2.2 信息福利的市场供给 除了公共领域的信息保障之外,信息市场的不断完善对于提高社会信息福利具有重要作用。信息产品具有高固定成本、低复制成本和一定的公共品特征,随着使用规模的扩大成本会不断降低。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使用成本的不断下降,这使得全社会的信息福利水平大大提高。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提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免费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以及互联网上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众多的商务网站、门户网站和数据下载服务等,使得公共信息资源空前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的信息接入、接收和使用水平,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信息福利水平。

5 结 论

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提出,基于信息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双重背景,是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信息福利是信息时代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他社会福利如经济福利、政治福利、教育福利、文化福利、安全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等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对于社会公民的生存、发展与精神享受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包括制度性保障与非制度性保障两大部分。其中非制度性保障以家庭为核心,主要满足公民生活中的基本信息需要,而制度性保障则为公民的生存、发展与精神享受提供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稳定持久的信息保障。

参考文献:

- [1] Lopez X R.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olicy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spatial data: A North American-European comparative study[Dissertation]. MANE: The University of Maine 1996.
- [2] Pigou 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fourth edition. London: Mac-

millan and Co., 1932.

- [3] 孙月平,刘俊,谭军. 应用福利经济学.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345
- [4] 胡象明. 广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意义.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4): 426-431
- [5] Jin J, Tröge M. Timing of public information and cost redu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227-237.
- [6] Shin H S. Social value of public information. Stephen Morr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5): 1521-1524
- [7]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8] Riis AM. The information welfare society: an assessment of Danish government initiatives preparing for the information age//Kahn B.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s Vision and Policy Desig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649.
- [9] Finnbogadóttir V. M s V igdis Finnbogadóttir's Closing Speech//NFOethics98. Monaco 1998
- [10] Floridi L. Information Ethics: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Computer Ethics [2008-12-12]. <http://www.wolfson.ox.ac.uk/~floridi/ie.htm>.
- [11] Anthony H, Cordesman J G. Cyber-Threats: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Defending the U. S. Homeland. Westport, CT, US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1
- [12] Castells M, Himanen P.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 the Finnish Mode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3] 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提案: 数字鸿沟的重新定义 (2002). [2008-12-12]. <http://www.itu.int/IU-D/conferences/wtdc/2002/doc/otherlanguages/chinese/014v4C.doc>
- [14] OECD.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2008-12-15]. <http://www.oecd.org/dataoecd/38/57/1888451.pdf>
- [15] Britz J J. To know or not to know: A moral reflection on information povert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4, 30(3): 192-204
- [16] ACC. UN committee statement on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access to information tools and services must be worldwide [2008-12-12]. <http://www.net4den.org/cyrev/archive/issue5/articles/UN%20Committee%20Statement/UN%20Committee%20Statement.pdf>
- [17] 金文朝,金锺吉,张海东. 数字鸿沟的批判性再检讨. 学习与探索, 2005(1): 33-38
- [18] 老人孤独易生病. [2004-04-13]. <http://www.k120.net/dzjk/axwn/hxl/200404131154055918.htm>.
- [19] “聊天护士”现身上海,化解老人孤独心理. [2006-09-06]. <http://www.livnic.com/Article/2006-09-06/62251.html>

[作者简介] 王芳,女,1970年生,博士,副教授,发表论文 50 余篇,著作 7 部。